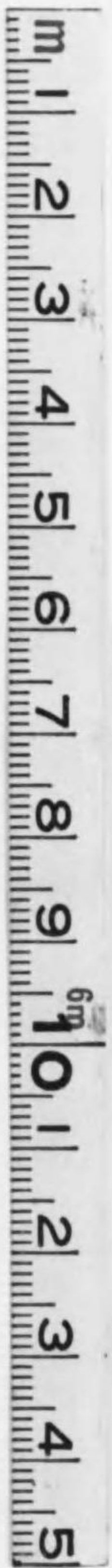


佛教漢文讀本

卷下

特257

379



始





特 257  
379

佛教專門學校編



漢文讀本 卷下

佛教專門學校出版部發行



正誤表

六頁一行三字目  
○廣。 ×廣  
同 四字目  
○焉。 ×焉。  
同 十二字目  
○城。 ×城。  
同 十三字目  
○致。敬。 ×致。敬。  
同 三行目四字目ヨリ左ノ文入ル  
大授ニ群生、乃命ニ弟子ニ迎ニ請禪師、究ニ尋經本。

佛教漢文讀本目次

卷下

奉爲國家請修法表一首	空海	一
師子國	法顯	三
廬山法師碑	謝靈運	四
廬山白蓮社誓文	劉遺民	八
法進施體	靈操	一〇
四十二章經序	智圓	二
分寧縣雲峰院記	鞏子固	三
後夜聞佛法僧鳥	空海	五
勉學	智圓	六



備經險難

株宏 元

祭柳子厚文

韓退之 二〇

天台禪林寺碑

梁肅 三

岳州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三五

繡西方淨土燈讚

白居易 二六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柳宗元 三〇

弔武侍御畫佛文

韓退之 三一

綜藝種智院式並序

空海 三三

楊州龍興講院記

王安石 三六

長阿含經序

僧肇 三六

日觀銘並序

遵式 四〇

勸修淨業頌

元照 四一

原道

韓退之 四二

金銀泥畫淨土變相讚

李白 四七

上顯戒論表

最澄 四九

淨土法事讚序

善導 五三

遊襄禪山記

王安石 五五

念佛三昧詩序

慧遠 五七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元照 五九

虛亡隱士論

空海 六三

目次 終



佛教漢文讀本

卷下

奉爲國家請修法表一首

空海

沙門空海言。空海幸沐先帝造雨。遠遊海西。儻得入灌頂道場。授一百余部金剛乘法門。其經也。則佛之心肝國之靈寶。是故大唐開元已來。一人三公。親授灌頂。誦持觀念。近安四海。遠求菩提。宮中則捨長生殿爲內道場。復每七日令解念誦僧等持念修行。城中城外亦建鎮國念誦道場。佛國風範亦復如是。其所將來經法中。有仁王經。守護國界主經。佛母



明王經等念誦法門。佛爲國王特說此經。摧滅七難調和四時。護國護家安己安他。此道祕妙典也。空海雖得師授。未能練行。伏望奉爲國家。率諸弟子等。於高雄山門。從來月一日起首。至于法力成就。且教且修。亦望於其中間。不出住處。不被餘妨。雖蝘蝓心體。羊犬神識。此思此願。常策心馬。況復覆我載我。仁王之天地。開目開耳。聖帝之醫王。欲報欲答。罔極無際。伏乞昊天鑒察。款誠之心。不任懇誠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請以聞。輕觸威嚴。伏深戰越。沙門空海誠惶誠恐。謹言。弘仁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沙門空海上表。

師子國

法顯

於是載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本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雇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



十五由延。王於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許。通身七寶焰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

廬山法師碑

謝靈運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雁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二隨舅令

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書生。二十一欲度江。就苑宣子。於時王路尙鯁。有志不遂。於關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敬。以爲真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旣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爲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旣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



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圖。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無二。卽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闇與理會。若夫溫心善誘。發心遠言。栖寄林嶺。遊興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可樂矣。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概。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

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九流乖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惑。蔽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近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藏拂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衿盡。宗傾理湮。寒暑遞易。悲欣壞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廬山白蓮社誓文

劉遺民

朝士謝靈運。高人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爲蓮社。令遺民著誓辭。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真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生。則渺茫何

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忻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暉。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剋念。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警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誠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妄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之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洪



哉。並棄世榮慕西方之訓。終時各感佛來迎也。

法進施體

靈操

法進以習誦為業。屬宋代饑荒國蓄稍竭。進屢屢求乞以救饑餓。後無處可求。乃淨浴取刀及鹽。至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與法言。掛衣著樹。投身餓者前。曰。施汝共食。眾雖餓困。猶義不忍。進即自割肉。拄鹽與噉之。皮都盡。語餓者。若國王來。可以我骸骨奉之。果不踰時。宋帝聞而來看。君民號泣。乃施麥三百斛。以救餓者。

為業下一有時字。若國王上有曰字。

四十二章經疏序

智圓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言之言。以復群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為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群彙。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祕藏者。可勝言哉。逮乎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為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企於帝也。伯陽之為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也。矧茲二者。談性命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則未臻於三世乎。然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



矣。美乎哉。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夫釋尊之爲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伯陽仲尼。雖欲謂之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尊之訓歟。其可教乎域外也。又已明矣。域內則詳乎治身。而尙略乎治心。故謂之外教。域外則善乎治身。而極乎治心。故謂之內教。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爲不誣矣。世人有謂三者能混同焉。或幾乎失。或謂三者頗異焉。亦未爲得也。何哉。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則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而遠罪。勝淺而去殺。則不得不同也。

分寧縣雲峰院記

鞏子固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



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譁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樓客之廬。齋庖庫廩。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師邑人者。必道常乎。

此予未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蓼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喜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後夜聞佛法僧鳥

空海

閑林獨坐草堂曉

三寶之聲聞一鳥

一鳥有聲人有心

聲心雲水俱了了



勉 學

智 圓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於學。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具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畫顏淵之學。可以至於夫子。而不齊於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邪。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

人怠於學邪。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於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於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於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於陽。故齊麥生焉。夫爲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宅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粹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於廟人也。三人行



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於偕行也。入周則問禮於老子。則是學於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行人。柱史邪。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爲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括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元然不學邪。

備經險難

株宏

晉曇無竭。聞法顯等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以永初元年。集同志曇朗僧猛等二十五人。發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四顧茫茫。莫知所之。惟望日光。以准東西。視人骨以標行路耳。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前度雪山。下有大江。流急如箭。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識。後人見烟。知前已渡。方得更進。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矣。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壁有故杙。孔孔相對。人執四杙。先拔下杙。仍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於三日。方及平地。檢料同侶。失十二人。進向中天竺。路旣空曠。惟資石蜜爲糧。十三人中。又死八人。無竭



雖屢經危棘。而繫念觀音。未嘗暫廢。至舍衛國。遇衆惡象。乃歸命觀音。忽現師子。象遂奔逸。至恒河。復值羣兕。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牛亦驚散。後於南天竺。隨舶達廣州。賫經而還。

贊曰。讀西行傳。千載而下。猶可流涕。卽今一字一句。皆先德汗血也。而或以輕心對之。汗手執之。不潔處置之。又或存而不讀。讀而不行。乃至用以博衣食。貨名利而已。悲夫。

祭柳子厚文

韓退之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予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天台禪林寺碑

梁 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爲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顓。字德安。號智者。其先穎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

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旣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舍。開闔默語。高步海宇。爲兩國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兩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



爲司南而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者。不可勝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歷之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廟。莊嚴佛土。回向

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蓋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弘道要。安住圓位。向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充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岳州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



于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塘。慧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

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其銘曰。

道本於一	離爲異門	以性爲姓
乃歸其根	無名而名	師教是尊
假以示物	非吾所存	大鄉不居
大族不親	淵意內朗	冲虛外仁
聖有遺言	是究是勤	惟勤惟默
逝如浮雲	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

出其真門

近以顯示

俾民雄新

情動生變

物由湮淪

爰授樂國

參乎化源

師以誘導

俾民不昏

道用不作

神言無迹

晦明俱如

生死偕寂

法付後學

施之無數

葬從我師

無忘真宅

寫是昭銘

刻茲玄石

繡西方淨土幢讚

白居易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

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姓楊氏。號蓮華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金設繪。不若刺繡紋之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睹相好之親近也。卽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華性焚香。合掌跪。唱讚云。

金方刹 金色身 資聖力 福幽魂  
造者誰 弘農君 受者誰 楊夫人



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柳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晷。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

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廓廡。續二大士之像。繪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弔武侍御畫佛文

韓退之

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顰悅于篋。月且十五



日則一出而陳之。拘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廡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奔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韓文公。以平時排佛之心。而作此文。有所謂以妄塞悲之語。

宜也。雖然彼徒知妄之爲非意。以斥佛。殊不知妄亦有合於教意。且夫第一義諦一法不可得。則凡佛之所以爲像。教之所以爲言。與夫今淨土之所以爲門。莫非妄也。苟濟於道。孰曰非乎。然則文公之說。未必非陽抑而陰助之耳。則今類見於此。亦宜也。

綜藝種智院式并序

空海

辭納言藤大卿。有左九條宅。地餘貳町。屋則五間。東隣施藥慈院。西近眞言仁祠。生休歸眞之原。迫南衣食出內之坊。居北涌泉水鏡而表裏。流水汎溢而左右。松竹風來琴箏。梅柳



兩催錦繡。春鳥哢聲。鴻鴈于飛。熱渴臨也。卽除。清凉憩也。卽至。兌白虎大道。離朱雀小澤。緇素逍遙。何必山林。車馬往還。朝夕相續。貧道有意濟物。竊庶幾置三教院。一言吐響。千金卽應。永捨券契。遠期冒地。不勞給孤之敷金。忽得勝軍之林泉。本願忽感。樹名曰綜藝種智院。試造式記曰。若夫九流六藝。濟代之舟梁。十藏五明。利人之惟寶。故能三世如來。兼學而成。大覺十方賢聖。綜通而證。遍知未有一味。作美膳。片音調妙曲者也。立身之要。治國之道。斷生死於伊陀。證涅槃於蜜多。棄此而誰。是以前來聖帝賢臣。建寺置院。仰之弘道。雖然。毗訶方袍。偏翫佛經。槐序茂。廉空耽外書。至若三教之策。五明之簡。壅泥不通。肆建綜藝種智院。普藏三教。招諸能者。

所冀三曜炳著。照昏夜於迷衢。五乘竝鑣。驅羣庶於覺苑。或難曰。然猶事漏先覺。終未見其美。何者。備僕射之二教。石納言之荒亭。如此等院。並皆有始無終。人去跡穢。答物之興廢。必由人。人之昇沈。定在道。大海資衆流。以致深。蘇迷越衆山。以成高。大厦羣材之所支持。元首股肱之所扶保。然則多類者難竭。寡偶者易傾。自然之理使然。今所願者。一人降恩。三公勩力。諸氏英貴。諸宗大德。與我同志。百世成繼。難者曰。善也。或有人難曰。國家廣開庠序。勸勵諸藝。霹靂之下。蚊響何益。答。大唐城坊坊置閭塾。普教童稚。縣縣開鄉學。廣導青衿。是故才子滿城。藝士盈國。今是華城。但有一大學。無有閭塾。是故貧賤子弟。無所問津。遠方好事。往還多疲。今建此一院。



普濟。瞳矇。不亦善哉。難者曰。若能果如此。盡美盡善。與兩曜爭明。將二儀競久。益國之勝計。利人之寶州。余雖不敏。投一簣哉。九仞。添涓塵乎八埏。報四恩之廣德。爲三點之良因。

揚州龍興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子旣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

方乞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愕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於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長阿含經序

僧肇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辨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爲一部。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爲典也。淵博弘富。韞而彌廣。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真僞。異齊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

以法歸爲名。開析修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爲目。翫茲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遼。近猶朝夕。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於衆瞽。不闕戶牖。而智無不周矣。大秦天王。滌除玄覽。高韻獨邁。恬智交養。道世俱濟。每懼微言翳於殊俗。以右將軍使者司隸校尉。晉公姚爽。質直清柔。玄必超詣。尊尙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懷。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歲次。上章閣茂。請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無差。蜀華崇朴。務存聖旨。余以嘉遇。猥參聽



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末故略記時事以示來賢焉。

日觀銘并序

遵式

天禧四年太歲庚申春二月癸未朔十有二日乙未耆闍飛  
來峯之南古天竺寺宋沙門遵式於寺東嶺香林洞側造日  
觀菴成乃題石作日觀銘。

吳彼曜靈 心乎葵傾 濛汜餘丈

六龍輟行 如鼓在懸 如璧之英

斂目作對 累念主成 赫赫圓象

惚恍中生 履霜堅至 存乎著明

導想向方 戒神遐征 室其在斯

故面長庚。

勸修淨業頌

元照

聞說西方最易求 萬緣從此一時休

輪珠疊足圓蒲上 祇與彌陀作底頭

聽教參禪逐外尋 未嘗廻首一沉吟

眼光將落前程暗 始信平生錯用心



原 道

韓 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



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其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修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徵。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金銀泥畫淨土變相讚

李 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



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青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碑礫瑠璃。爲樓殿之飾。玻瓈碼碯。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秦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義大。希極拔於幽途。父子恩深。用重修於景福。誓捨珍物。精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像。八法功德。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華。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讚曰。

向西日沒處	遙瞻大悲願
目淨碧海水	身光紫金山
勤念必往生	是故稱極樂
珠網珍寶樹	天華散香閣
圖畫了在眼	願託彼道場
以此功德海	冥祐爲舟梁
八十億劫罪	如風掃輕霜
庶觀無量壽	長放玉毫光

上顯戒論表

最澄



沙門最澄言。去年十月廿七日。附僧光定。僧綱所上表等文。給示最澄。天雨流洽。枯木更榮。捧戴慙愧。悚踴無地。最澄誠惶誠恐。以懼以忻。最澄聞南天龍樹。織八不而破邪。東印馬鳴。立一心而開道。護法釋頌。斷惡取空。青辨造論。遮有所得。天親製論。洗五過失。堅慧作論。顯一究竟。大乘論則無著顯揚。小乘論則衆賢顯宗。破邪顯正。不勝載車。是以唐朝法琳。制傳奕於破邪。秦代僧肇。示般若於無知。寶臺上座。作佛性論。緇州慧沼。造慧日輪。如是等類。歷代繁興。伏惟陛下。承天踐祚。聖政惟新。正法理國。與靈合契。今斯法華宗者。登駕桓武皇帝。爲國所建也。其兩箇度者。依法華宗。定大出家。夫圓頓學人。不求三車於門外。何用羊車之威儀。無樂化城於中。

路豈過于廻之徑哉。付財之晨。知父知子。何客作爲。何除糞爲。賞功之夕。解髻授珠。由何望宅。由何求城。明知先帝傳法。古今無比。護國利生。塵劫豈朽哉。今依山家宗。定圓三學。望菩薩僧。謹請天制。則四條式。給僧綱等。聞異宗和。是時僧統存護法志。高振智劍。群釋執破。石心請有論鼓。表進內裏。密待天制。於是帝心廣博。都無愛憎。表奏給山。更煖死灰。謹按表對。但陳山家詞。無述聖教。不愛博覽。泯三寺於日本。無諮新制。遮上座於文殊。鳴鐘無遮。還耻竿升。法界爲家。深墮銑破。倒言之詰。反罵和上。違教之妨。亦乖師傳。昔大天五事。無依佛說。今叡山四條。有據聖教。又問律儀。則稱我大乘。定上座。則還向賓頭。已嫌邊州。豈信比蘇。若不許假名。誰爲眞實。



者哉。竊以年分五宗也。國家之良將。人倫之資糧。兩海之舟航。彼岸之梯蹬。俱行俱用。則味同鹽梅。同說同傳。則聲等金石。何黨自宗。忽遇諸宗。但貴耳入口。出不得治內心。若無清虛之功。何排非常之難。今我弘仁。論於釋教。定於徧圓。道之必可興之時。行之必可擇之日。小乘律儀。通於藏通。梵網三聚。局於別圓。而今圓宗度者。受小乘律儀。忘圓三聚。爭名利。各退無漏。自去大同二年。至于弘仁十一年。合一十四箇年。兩業度者二十八口。各各隨緣。散在諸方。住山之衆。一十不滿。圓戒未制。禪定無由。見前車傾。將改後轍。謹以弘仁十一年。載歲次庚子。爲傳圓戒。造顯戒論三卷。佛法血脈一卷。謹進陛下。重願天台圓宗。兩業學生。順所傳宗。授圓教戒。稱菩薩

僧。勤菩薩行。一十二年。不出叡山。四種三昧。令得修練。然則一乘戒定。永傳本朝。山林精進。遠勸塵劫。奉此功德。以滅群凶。上茲聖壽無疆。承此兆人清泰。最澄識謝一行。學耻毗壇。謹獻愚誠。倍增戰汗。若允許進表。請降墨勅。無任傳戒之深。奉表陳請以聞。誠惶誠懼謹言。

弘仁十一年二月廿九日

沙門最澄上表

淨土法事讚序

善導

序曰。竊以娑婆廣大。火宅無邊。六道周居。重昏永夜。生盲無目。慧照未明。引導無力。俱摧死地。循環來去。等逝水長流。託



命投神誰之能救斯乃識含無際窟塵之劫更踰自爾悠悠  
遇勝緣之何日上從海德初際如來乃至今時釋迦諸佛皆  
乘弘誓悲智雙行不捨含情三輪普化然我無明障重佛出  
不逢設使同生還如覆器神光等照不簡四生慈及無偏皆  
資法潤雖沈法水長劫由頑苦集相因毒火臨時還發  
仰惟大悲恩重等潤身田智慧冥加道芽增長慈悲方便視  
教隨宜勸念彌陀歸乎淨土地則衆珍雜間光色競輝德水  
澄華玲瓏影徹寶樓重接等輝神光林樹垂瓔風塵雅曲華  
臺嚴瑩種々希奇聖衆同居明踰千日身則紫金之色相好  
儼然進止往來乘空無碍若論依報則超絕十方地上虛空  
等皆無異他方凡聖乘願往來到彼無殊齊同不退但以如

來善巧總勸四生棄此裘婆忻生極樂專稱名號兼誦彌陀  
經欲令識彼莊嚴厭斯苦事三因五念畢命爲期正助四修  
則刹那無間回斯功業普備含靈壽盡乘台齊臨彼國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  
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某  
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  
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  
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



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

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念佛三昧詩序

慧遠

序曰。念佛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思專則志一。不撓。想寂



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唯正。動而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若茲。况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闊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窺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葺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廻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窮玄極寂。尊號如來。神體合變。應不以方。故今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色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

妙。孰能與於此。以茲而觀一觀之感。乃發久習之深覆。豁昏俗之重迷。若匹夫衆定之所緣。故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誠諸賢。咸思一揆之契。咸寸陰之頽景。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衿清向。夜分忘寢。夙霄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茆之興。俯引約進。秉策其後。以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開元寺三聖立像記

元 照

三聖立像見于觀無量壽經。釋迦世尊。無緣大慈。深悲堪忍。



未得度者。大啓淨土法門。曲示念佛三昧。將使神棲淨域。故令繫想聖緣。十六妙觀。於是乎設也。是以落日懸鼓。指其向方。大水凝冰。狀其寶地。林泉樓觀。以次而觀焉。莫不皆以百寶莊嚴。世無與比。光色炳煥。不可具名。已而方欲廣宣觀彼佛身光明相好衆會階差。俄於太虛中現出三聖。令韋提希見。以爲發請之端。經曰。佛告韋提希。吾當爲汝分別解說除苦惱法。說是語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侍立左右。韋提希白佛。我今因佛力故。得見彼佛及二菩薩。未來衆生當云何觀而得見耶。佛令先觀華臺。次觀形像。後觀佛身左右侍者。九品徒衆。念佛三昧於茲備矣。自廬山遠師已來。天下僧坊結繫念淨社。立彌陀三聖。蓋出於此經的見於

斯文耳。四明慈溪靈龜山福源蘭若釋子戒深。自入道稟具。常持是經而篤志淨業。有年數矣。以謂修一已不若誘諸人行。一時不若存諸久。於是糾募衆信。躬往錢唐。命工雕造三聖立像。江山千里往返經營。歷涉數歲。始獲圓就。所費幾千緡。立于城南開元寺經藏院之懺堂。四衆具瞻。歎未曾有一日拏舟度江。抵于芝園蘭若。解囊結夏。捻香稽首。請爲文記。予忝屬意此道。故樂爲書之。或曰。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今刻木爲像。世物所成。用此爲佛。不知其可乎。對曰。佛身無相。亦不離相。以其無相。故世出世間無有一法。而是佛者。雖八萬四千三十二相。亦卽非相。況他物乎。故曰。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以其不離相。故世出世間無有



一法而非佛者。況相好乎。故曰。當知一切諸法。卽是佛法。如能達此相。卽非相。非相卽相。則山河國土。草木微塵。四生六道。翮飛蠕動。莫非諸佛法身之體。而況範金合土。刻木繪塑。莊嚴相好。而獨非佛乎。諸有智者。當觀此像。材木灰布膠漆。金彩假彼衆緣。和合而成。求於衆緣。皆世間之物。各有名體。孰爲佛乎。然緣無定相。物無定名。旣號爲佛。一切衆緣。莫非佛體。豈可捨此別求佛乎。故華嚴云。色相不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若此觀之。不住於相。亦不離相。理事一如真俗不二。雖復對像。是真見佛。經云。若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是知末法住持像設爲勝。上中下根。莫不沾益。是以紫檀琢削。優闐剝

啓於西乾。白氎丹青。迦竺始流於東夏。傳模旣廣。瑞應尤多。生靈覩相。以知歸佛。化承風而久住。其有誠心達本。直造上乘。至於舉手抵頭。終成緣種。克論搏濟。詎可勝言。凡到道場。宜加兢謹。

虛亡隱士論

空海

虛亡隱士。先在座側。詳愚淪智。和光示狂。蓬亂之髮。踰登徒妻。濫縷之袍。超董威輩。傲然箕裾。莞爾微笑。陣唇緩頰。睚眦告曰。吁。吁。異哉。卿之投藥。前視千金之裘。猶對龍虎。今觀寸步之虵。若瞻鼯鼯。如何不療己身之膏盲。輒爾發露他人之



腫脚。如卿療病不如不治。粵龜毛公愕然。顧眄有覲。進曰。先生莫秘春雷。隱士曰。夫赫赫弘陽輝光。焜朗然。盲瞽之流不見其曜。礲礲霹靂震響。猛厲然。聾耳之族不信彼響。矧太上秘錄言邈凡耳。天尊隱術如何妄說。歎血遺盟太難得聞。鏤骨示信何曾易傳。所以者何。短綆汲水。懷疑井涸。小指測潮。猶謂底極。苟非其人。閉譚喉內。實非其器。秘櫃泉底。然後見機。始開擇人。乃傳。於是龜毛公等並相語曰。昔漢帝冀仙。悃請王母。長房得術。亦學壺公。吾等邂逅曾無邴原千里之尋。長有彭祖萬祀之壽。豈不美哉。亦非幸哉。三人並進再拜稽顙。請隱士曰。重望垂誨。隱曰。築壇約誓。且示一二耳。爰則承命如言。昇壇結誓。臨坎請盟。契事已畢。增仰指誨。隱曰。然矣。

汝等恭聽。今當授子以不死之神術。說汝以長生之奇密。令汝得蜉蝣短齡。與龜鶴相競。跛驢駑足。與應龍齊駿。並三曜以終始。共八仙而相對。朝遊三嶼之銀臺。終日優遊。暮經五岳之金闕。達夜逍遙。龜毛等對曰。唯唯欲聞。隱曰。夫大鈞陶甄。無彼此異。洪鑪鎔鑄。離憎愛執。非獨厚彼。松喬薄此。項顏但善保。彼性與不能持耳。養性之方。久存之術。厥途極多。不能具述。聊撮大綱。示其少分。又昔秦始皇漢武帝。內心願仙。外事同俗。鐘鼓鏗鏘。已奪耳聰。錦繡粲爛。忽損目明。紅臉朱唇。不能暫離。鮮鱗生毛。不退片食。卧屍作觀。流血爲川。如是事類。難以陳說。流以涓滴。泄以尾閭。心行相違。徒深費勞。是猶覆方底於圓蓋。願其能合。極功力於寒水。求其飛焰。何其



愚哉。然猥俗謂帝皇至貴，猶亦不得。而況凡人乎。以此爲虛誕，以此号妖狂。何其迷哉。樂太兩帝之徒，此乃道中之糟糠。好仙之瓦礫，深可惡之甚。夫如是故，傳必擇人，非以尊卑。宜汝等專心受學，無致後毀耳。能學之人，蓋異此歟。手足所及，豸蠃不傷，身肉之物，精唾不寫，身離臭塵，心絕貪欲，目止遠視，耳無久聽，口息齟語，舌斷滋味，克孝克信，且仁且慈，蹶千金以如螢芥，臨萬乘而如脫躡，視纖腰如鬼魅，見爵祿如腐鼠，怕乎無爲澹然減事，然後始學，不異指掌。但俗人尤所翫好，則道侶甚所禁忌耳。若能離此，得仙非難。五穀者腐腑之毒，五辛者損目之鳩，醴醪者斷腸之劍，豚魚者縮壽之戟，蟬鬢蛾眉，伐命之斧，歌舞踊躍，奪紀之鉞，大笑大喜，極忿極哀。

如此之類，各多所損。一身之中，既多如此敵，若不絕此讎，長生久存，未有所聞。離此於俗，尤難。絕此得仙，尤易。必須先察其要，乃可服餌耳。白朮、黃精、松脂、穀實之類，以除內痾。蓬矢葦戟、神符呪禁之族，以防外難。呼吸候時，緩急隨節。扣天門以飲醴泉，掘地府以服玉石。草芝、穴芝，以慰朝饑。伏苓、威僖以充夕憊。則日中淪影，夜半能書。地下徹瞻，水上能步。鬼神爲繇龍駮爲騎，吞刀吞火，起風起雲。如此神術，何爲不成。何願不滿。又有白金、黃金、乾坤至精神丹、練丹藥中靈物。服餌有方，合造有術。一家得成，合門凌空。一銖纔服，白日昇漢。其餘吞符餌氣之術，縮地變體之奇，推而廣之，不可勝計。若叶彼道，若得其術，卽改形改髮，延命延壽，死籍數，削生葉久長。



上則跨蒼蒼而翱翔。下則躡倒景而徜徉。鞭心馬而馳八極。油意車以戲九空。放曠赤鳥之城。優遊紫微之殿。視織女於機上。要姮娥於月中。訪帝軒而爲伴。覓王喬而爲徒。察莊鵬之牀。見淮犬之迹。窮列馬之廐。盡牽牛之泊。任心偃臥。逐思昇降。淡泊無慾。寂寞無聲。與天地以長存。將日月而久樂。何其優哉。如何其曠矣。東父西母。何足怪乎。是蓋吾所聞學靈寶之密術歟。顧惟世俗。纏縛貪慾。煎迫心意。羈縻愛鬼。焦灼精神。營朝夕食勞。夏冬衣願。浮雲富聚。如泡財。邀不分福。養若電身。微樂朝臻。笑天上樂。小憂夕迫。如沒塗炭。娛曲未終。悲引忽逼。今爲卿相。明爲臣僕。始如鼠上之貓。終爲鷹下之雀。恃草上露。忘朝日至。憑枝端葉。忘風霜至。咨可痛哉。何異

鷓鴣。曷足言哉。其吾師之教。與汝所說之言。汝等之所樂。與吾類之所好。誰其優劣。孰其勝負。於是龜毛公。蛭牙公子。兔角公等。並啓而稱曰。我等幸遇好會。適承謙言。方知鮑壘。至臭方壺。極香。槃糜之醜。子都之好。金石有隔。薰蕕無比。從今以後。專心練神。永味斯文也。

佛教漢文讀本卷下 終



昭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八拾五錢〕

不許複製

編輯者兼

京都市上京區鷹野北町佛教專門學校  
代表者

前田聽瑞

印刷者

京都市下京區北小路新町西入  
須磨勘兵衛

印刷所

京都市下京區西洞院七條南入  
內外出版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京都市上京區鷹野北町  
佛教專門學校出版部

發賣元

京都市上京區北大路通新町  
電話西陣④五五八三番  
振替口座大阪六九〇七番  
近江屋書店



373  
2  
586



終

